

02 一声“老爷”如何改变重逢

研究问题 鲁迅《故乡》如何通过称谓与对话形式，呈现“我”与闰土之间的关系变化？

文本范围 鲁迅《故乡》；比较童年交谈、成年重逢、向水生介绍“老爷”及离乡思考。

范文 | 参考思路

引言：关系怎样进入语言

《故乡》写返乡者与旧友的重逢，却没有以重逢消除多年距离。成年闰土的一声“老爷”使“我”感到双方已有隔膜。若只把这个词解释为礼貌，便不能说明叙述者为什么受到震动；若直接把它等同于全部社会压迫，又会忽略小说怎样一步步使称谓具有重量。本文比较童年与成年对话，并结合称谓出现前后的动作与反应，说明语言如何把社会差距转化为交往规则。本文认为，称谓既反映已有等级，也在当下重新分配双方说话的位置。

一、童年对话暂时改写知识地位

童年的“我”生活在家境较好的家庭，闰土则因父亲与“我”家的劳动关系来到家中。两人的社会起点并不相同，不能把童年写成一个完全没有等级的世界。然而，捕鸟、看瓜和海边生活的话题，使闰土成为知识的提供者。“我”提问，闰土解释；对乡村生活的陌生，使“我”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（鲁迅，《故乡》，童年闰土讲述段）。

这一交流格局很重要。财富或家世没有自动决定谁有资格教导谁。闰土的经验扩大了“我”的世界，连“我”的朋友们也被描述为不知道这些事情。小说借知识角色的暂时倒转，建立一种能够跨越身份差异的亲近。后来关系的破裂，因而不只是两个人多年未见，还意味着这种相互进入经验的能力变弱。

童年段落中的声音具有展开性。一个问题可以引出动物、动作和邀请，话题不断向外延伸。成年重逢之前，读者已经获得一种交谈顺畅的记忆标准。接下来的语言障碍之所以突出，正因为读者知道这两个人曾经能够怎样说话。

二、“哥”与“老爷”的不对称

成年重逢时，“我”称闰土为“闰土哥”，试图延续亲近关系；闰土的回答却是“老爷”（鲁迅，《故乡》，重逢段）。两种称谓不是同一礼貌程度上的差别。“哥”以类似亲属关系的方式接近对方，“老爷”则把对方置于更高的社会位置。双方在同一对话中使用不同的关系定义，因此即使互有感情，也难以直接恢复旧日交流。

称谓之前，闰土的神情既欢喜又凄凉，嘴唇动着而没有立即出声。沉默并非证明他对旧友毫无感情；相反，它显示情感与合适说法之间存在困难。他最终选择的词不是最能表达个人思念的词，而是最能保证身份合宜的词。这使称谓成为一次关系收缩：可说的话受到身份预期限制。

“我”随后用“厚障壁”说明自己的感受（鲁迅，《故乡》，重逢回应段）。这个比喻来自叙述者，不能直接当作闰土的自我解释。闰土未必认为使用尊称就是背弃友情；他也可能视其为必要礼数。把双方理解区分开来，才能说明同一个词为什么对一方意味着得体，对另一方却意味着失去亲密。

三、礼貌如何进入下一代

闰土让水生向“老爷”行礼，使成年人的称谓秩序进入儿童的交往（鲁迅，《故乡》，水生见面段）。这一动作把关系变化从两个人之间扩展到可被传授的习惯。水生尚未建立自己的完整判断，便先被告知应当怎样称呼眼前的人。等级在这里不需要长篇说明，而由一句介绍和一个动作完成。

母亲试图缓和这种生分，说明故事中的人物并非都主动赞成隔膜。但是，个别人的好意不能立即取消已经形成的称呼习惯。闰土以小时候不懂事解释昔日相处，仿佛亲近属于应当被成年规矩修正的阶段。这种说法让“成长”具有反讽意味：懂规矩的代价，可能是失去原本直接的交流。

与之相对，宏儿仍记挂水生。小说没有证明下一代必然能够改变现实，却保留了另一种关系的起点。两组儿童的存在，使本文的结论不能停在“隔膜不可改变”。语言规则可以被传下去，友谊也可能提出不同要求；结尾的开放性来自这两种可能同时存在。

四、经济困境与说话方式相互支撑

称谓变化不能脱离成年闰土的生活负担。小说通过衣着、双手和关于困苦的叙述，呈现他的劳作与压力；“多子，饥荒，苛税，兵，匪，官，绅”又将困难压缩为接连出现的名目（鲁迅，《故乡》，闰土诉说生活段）。这些因素使“老爷”不只是观念上的称呼，也与依赖、谨慎和现实差距相连。

但应避免建立过于简单的因果链：贫穷并不必然使任何人说同样的话。小说展示的是这一个人物在特定关系中的语言选择，经济条件与社会习惯共同参与其形成。本文因此把称谓视为观察入口，而不声称一个词可以解释闰土生活的全部原因。

“我”的关心也有局限。他希望恢复友情，却主要通过自己的童年记忆理解对方。文本开头已写“我”不能清楚说出故乡到底好在哪里，提示记忆可能经过情感选择（鲁迅，《故乡》，返乡开头）。若把童年完全理想化，便会忽略当时已经存在的家境差异。成年称谓使旧差异变得刺耳，不等于所有差异都在重逢时才产生。

结论与研究局限

《故乡》以童年对话中的经验互补、成年称谓的不对称和向下一代传授礼数的场景，表现亲近如何被身份规则限制。“老爷”不仅描述差距，也要求双方按照差距相处。与此同时，“哥”、母亲的缓和与孩子的来往又构成不同方向的语言力量。本文依据叙述者所见分析人物关系，无法把他的记忆当作完整历史，更不能把单篇小说推广为所有乡村社会的语言事实。较稳妥的结论是：作品让读者听见社会关系在一句日常称呼中被重新确认的瞬间。

写作指导

【选题缩小】研究“称谓与对话形式”，而非泛写“封建等级制度”。说明语言形式怎样与文化语境结合，能够凸显中文 B 文学研究的文本依据。

【证据路线】童年：谁提问、谁回答、话题如何延伸；成年：谁先开口、称谓是否对称、哪里停顿；下一代：谁教孩子称呼、谁提出继续来往。把三个阶段并列，避免按故事顺序复述全文。

【分析关键词】称谓、话语角色、沉默、语境、记忆过滤。“老爷”属于直接引文；“关系收缩”是你的分析概念，须用具体情境解释。

【常见失误】“童年完全平等”与原文家境差异不符。“闰土不再喜欢我”忽略欢喜、关切与礼貌可能并存。可改为：情感并未完全消失，但表达方式受到身份规范约束。

【练习与参考】问题：把“闰土哥”换成“闰土”，“老爷”的效果是否一样？参考：仍有等级意味，但称谓之间的亲近与尊卑对照减弱；原句显示“我”试图接近，而闰土按另一套关系规则回应。

【扩展研究】可在正式研究中核查特定期称谓使用的学术资料，但不要用现代口语直觉取代文本语境。反思任务：找到一个不支持“友情已经消失”的细节，说明它怎样使你的主张更准确。

原文来源 鲁迅：《故乡》，收入《呐喊》。核读版本：维基文库简体在线文本，访问日期 2026-10-15。在线参考来源